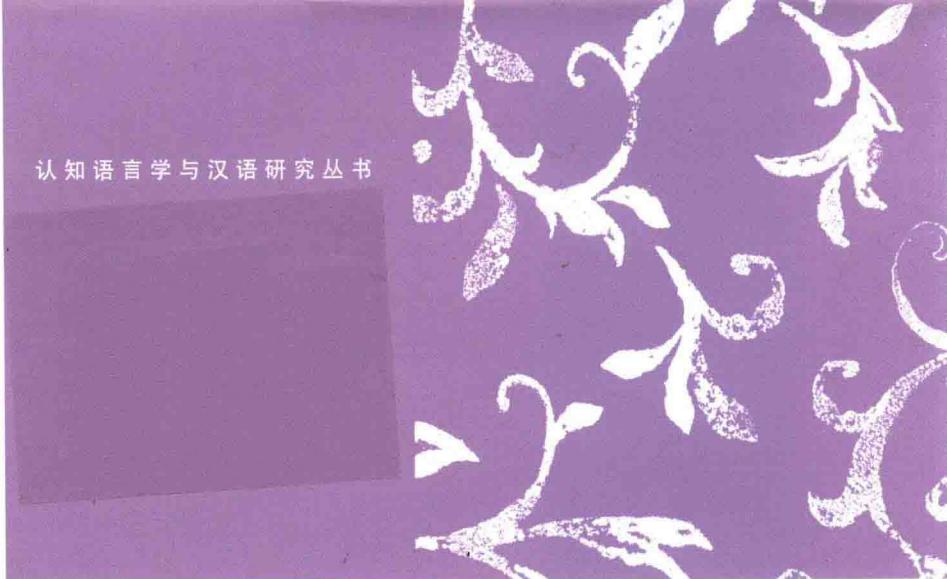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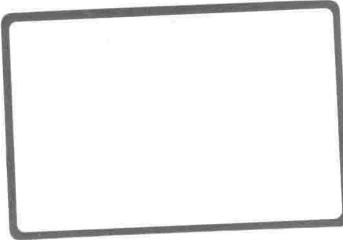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丛书



比喻、近喻与自喻 ——辞格的认知性研究

刘大为 著



研究丛书

比喻、近喻与自喻

——辞格的认知性研究

刘大为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 / 刘大为著

·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6.4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486 - 1003 - 8

I. ①比… II. ①刘… III. ①汉语—辞格—研究

IV. ①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4219 号

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



著 者—— 刘大为

责任编辑—— 李晓梅

封面设计—— 仲昭宇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电 话/传 真：021 - 64515005

网 址：www.xuelinpress.com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网 址：www.ewen.co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5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8 万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6 - 1003 - 8 / H · 66

定 价—— 5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出版前言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丛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近三十多年来，我国的语言学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各地出版社纷纷推出了一些语言学丛书，对汉语研究和教学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显然，作为一套新的语言学丛书，要想在前人基础上更上层楼，就必须要有新的突破，关键是主题定位和作者选择要切合当前汉语研究的主流和热点，具有示范性和时效性，起到指导和引领作用，产生导向效应。

主题定位指的是汉语研究理念应该立足什么学派。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大潮的兴起，学术研究开始复苏，语言学也不例外。但当时的汉语研究停留在传统研究的框架，很难有所突破。有的学者曾试图借鉴从西方语言提炼出来的形式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来描写、分析和解释汉语，事实证明不可行。因为西方语言具有丰富的形态标记，属于“形合”类语言；而汉语有其独特的个性，属于“意合”类语言。直到近二十年，学界从国外引进了功能学派新兴的理论和方法，即认知语言学，汉语研究才突飞猛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主要因为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更适合以“意合”为特征的汉语。因此，本丛书将定位确定为展示基于认知语言观的汉语研究成果以紧密切合当前汉语研究实际。

主题定位明确了，选择作者很重要，丛书要有特色，在这方面要有突破，不能论资排辈，而要破除门户之见，一切实事求是，才能真正推出一套有价值的丛书。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在选择作者时依据如下四项基本原则：第一，作者为年纪在50—60岁上下的正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学界有影响，能与时俱进，目前还在带学生、搞研究、发论文的。这样的学者研究成果既有权威性，又有成熟度，能让学

界信服。第二，作者限于大陆本土，境外、海外汉语学者的研究成果暂不考虑（拟另出专辑）。这样能让大陆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充分亮相，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色。第三，作者主要从事汉语研究的，外语学界学者的成果暂不考虑。这样可以避免单纯介绍国外理论、脱离汉语研究实际的倾向。第四，作者的专著必须具有原创性，是独立的系统研究成果，不是主编他人的研究成果，也不是铺排罗列的自选论文集。在广泛征询学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我们获得了比较一致的推荐名录，经过与作者的直接沟通，并妥善处理相关版权事宜，最终确定了七位作者的七本专著，构成了这套丛书。“七”是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常数”，似乎暗示了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某种“密码”，我们推出的第一套丛书就正好落实了七本，这也许预示着什么特殊意义吧！

该丛书的七本专著各有特色，从主题选择到内容组合，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加以推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沈家煊教授的《语法六讲》，是作者近些年来在国内外一些大学和研究所所做的演讲报告的汇总，也是我们这套丛书的“提纲挈领”之作。第一讲呼吁汉语语法研究必须摆脱印欧语的眼光，这是当前汉语研究亟须解决的问题；第二讲阐释“摆事实和讲道理”，以此作为语法研究方法的示例；第三讲论证为什么汉语的动词也是名词，展示了汉语语法研究的“破”和“立”；第四讲讨论“说，还是不说？”提出了虚词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第五讲解析“语法隐喻”和“隐喻语法”，将隐喻提升到句法层面加以考察；第六讲解释为什么要研究语言中的整合现象，借鉴概念整合理论对汉语的整合现象做了全面展示。该书涉及的论题都是作者对汉语研究的思考和尝试，属于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的层面，尽管某些具体的结论、观点还可以进行学术争鸣，但毫无疑问，作者提出的研究理念具有针对性、指导性和统摄性的现实意义。摆脱西方语言体系的束缚，解放思想，创新理念，立足汉语事实，构建具有汉语特色的语言体系，正是当前汉语研究者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北京其他四位学者的研究，也许由于地缘和业缘关系，形成了某种互补的态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还有两位学者的专

著收录进本丛书。张伯江教授的《从施受关系到句式语义》集中探索句式内部的语义关系,论述了施事和受事的语义和语用特征、与施受有关的句式语义问题、篇章信息与句式语义等论题,并对理论方法进行了回顾与思考。如果说张伯江教授的研究立足于汉语的句式范畴,那么张国宪教授的《现代汉语动词的认知与研究》则立足于汉语的词类范畴,集中探索现代汉语动词的句法、语义特征及语用属性,论述了与动词相关的韵律与功能的互动(即汉语动词的音节与句法、组配、语用的关联及其单双音节的功能差异),借鉴动词配价理论考察了与汉语动词有关的配价分析及其方法思考,并集中探索汉语句法位置的语义因素,提出了句位义的重要概念。北京语言大学也有两位学者的专著入选。张旺熹教授的《汉语句法的认知结构研究》重点选择“把”字句、“连”字句、重动句、句法重叠、介词衍生“V着”结构等重要句法现象,围绕句法的认知结构展开研究,旨在探求汉语句法的语义结构的认知基础,强调特定句法的语义结构来自人们把握外部世界的某种认知方式。如果说张旺熹教授是从人们话语“编码”的角度来考察汉语句式,那么崔希亮教授的《语言理解与认知》则是从人们话语“解码”的角度来考察汉语句式,解释人们语言解码机制中蕴含的认知动因,论述了功能主义与信息结构、语法的形式与意义、汉语语法的认知研究等论题,并探讨了语法研究的方法和立场。

上海两位学者的研究体现了南方的风格,共同特点是研究对象集中,成果颇有特色。上海师范大学吴为善教授的《构式语法与汉语构式》,借鉴 Goldberg 创立的认知构式语法理论,以作者多年来探索汉语构式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典型示例解析的方式,对汉语构式及其承继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阐释。除了“绪论”“结语和思考”之外,分别对汉语构式的相关问题加以分析和解释。内容包括:(一)概念整合与框架构式;(二)构式原型与扩展承继;(三)句法同构与多义解读;(四)构式赋义与话语功能;(五)语用心理与语境适切度;(六)参数变量与构式变异。复旦大学刘大为教授的《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引入了当代认知科学的理念和研究成果,对传统修辞学中与认知相关的辞格进行

了重新审视。作者认为不可能特征是从语言性质过渡到深层认知心理的关键概念,为此该书引入了认知心理研究中原发过程和模式识别的理论,进一步从相似关系、接近关系、自变关系和有无认知的介体几个因素出发,论证了不可能特征的形成以及辞格在认知上的三种类型:比喻、近喻和自喻,并将它们作了一体化的处理,展示了认知性辞格是如何在创造性思维、创造性直觉和创造性想象中得到实现的。

综上所述,虽然各位学者的研究都立足汉语事实,但由于选择角度不同,考察重点不同,使我们能从不同的侧面来领略汉语的特点,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从不同中感悟到某种同一性,有“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况味。这是因为虽然研究的角度和重点不同,但都是基于认知语言观的研究成果,渗透的理念是一致的。

现在,这套丛书终于出版了,虽然我们投入了充分的时间和精力,经历了规范的程序和运作,但疏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学界同仁谅解,并不吝赐教。

目 录

出版前言	1
------------	---

第一章 认知性辞格：寻求不可能特征 1

1. 认知性辞格分析的语义学方法 2
1.1 必有特征、可能特征、不可能特征 2
1.2 三种特征的相互关系 8
1.3 词内和词外：语义特征的存在方式 10
1.4 不可能特征的接受与强制性语义共现 15
2. 认知性辞格的本质：接纳不可能特征 25
2.1 认知性辞格的基本形态 25
2.2 接纳不可能特征的五组方式 27
3. 认知性辞格与技巧性辞格 38
3.1 传统修辞学与技巧性辞格 39
3.2 修辞学的转向：对传统理念的重新审视 46
3.3 同一种语言事实与两种辞格的取向 51
附录：内涵特征：范畴特征与经验特征 55

第二章 比喻、近喻和自喻的认知结构 58

1. 认知的原发过程 58
1.1 认知途径：逻辑的和原发的 58
1.2 原发性认知的特点 60
2. 模式识别与认知中的同一关系 62
2.1 从模式识别到语义特征分析法 62
2.2 同一关系及其语义表现 64

3. 原发过程的模式识别：相似关系、接近关系与自变关系	67
3.1 原发性的模式识别的顽强存在	67
3.2 原发过程中的有介体与无介体方式	69
4. 比喻：从相似关系到同一关系	74
4.1 比喻中的相似关系分析	75
4.2 “相似即同一”的原则与比喻的对称性认知结构	78
4.3 “A→B”的逻辑矛盾与比喻理解的语义蒙太奇	86
4.4 比喻中的同一性梯度	91
5. 近喻：从接近关系到同一关系	92
5.1 接近关系——榫接性的特征共享	93
5.2 “接近即同一”原则与近喻	94
5.3 “接近即同一”作为一种认知过程	95
5.4 “A→B”阶段与近喻不对称的认知结构	97
5.5 近喻理解的语义蒙太奇	100
5.6 近喻的同一性梯度	102
6. 自喻：自变关系的认知基础与语义表现	103
6.1 感觉特征的放大、追加与自喻的认知结构	104
6.2 从无介体到有介体	107
6.3 自喻的语义表现以及它们向比喻、近喻的延伸	108
7. 自喻、比喻、近喻的一体化	113
 第三章 比喻、近喻和自喻的语言结构	116
1. 理论背景与辞格的语言结构	116
1.1 结构分析的理论背景	116
1.2 认知性辞格的语言结构	118
2. 比喻的语言结构	120
2.1 从比喻的认知结构到语言结构	120
2.2 明喻的语言结构： $W_a \approx W_b$	124
2.3 暗喻的语言结构： $W_a = W_b$	130
2.4 比拟的语言结构： $W_a + T_b$	135

2.5 借喻的语言结构: Wb/Ta	140
2.6 比喻性象征的语言结构: Wb+ Tb	145
3. 近喻的语言结构	154
3.1 从近喻的认知结构到语言结构	155
3.2 明喻式的近喻: Wa○Wb	156
3.3 暗喻式的近喻: Wa= Wb	161
3.4 移就的语言结构: Wa + Tb	162
3.5 借代的语言结构: Wb/Ta	166
3.6 近喻性象征的语言结构: Wb+ Tb	172
4. 自喻的语言结构	173
4.1 从夸张性自喻到夸张性的比喻和近喻	173
4.2 从通感性自喻到通感性的比喻和近喻	179
第四章 认知性辞格的创造性评价与创造心理	185
1. 认知性辞格的评价	185
1.1 创造性含量评价的原则(一): 语义跨度	185
1.2 创造性含量评价的原则(二): 独创性	198
1.3 创造性含量评价的原则(三): 可接受性	207
2. 认知性辞格与创造心理	215
2.1 思维、直觉和想象	216
2.2 认知性辞格与创造性思维	219
2.3 认知性辞格与创造性直觉	227
2.4 认知性辞格与创造性想象	237
2.5 结语	243
附录: 意识·无意识·语言意识	244
本书所用主要符号	252
本书所用主要术语	254
再版后记	256

第一章

认知性辞格：寻求不可能特征

传统修辞学对辞格的研究，其实还停留在材料收集的阶段——只是在一只百宝箱内放进了各种各样表达价值特殊的语言格式；严格地说尚未进入研究的阶段——甚至没有形成一种强烈的意识，希望将这些杂乱的材料置于统一的理论目光的审视之下以及专属的研究方法的操作之中。然而不找到这样的理论和方法，修辞学的研究便举步维艰，永远盘桓在常识的视野之中。

我们注意到有一些辞格的使用不仅引起了语言意义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这些语义的变化改变了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关系，它们的修辞价值正是在这些认知关系改变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样的辞格大致有比喻（包括明喻、暗喻、借喻等）、比拟、借代、移就、拈连、夸张六种，再加上象征、通感所涉及的语言现象。它们与其他辞格有着明显的差异，可以单独作为一个类来研究。为了便于称说，我们把这些现象非正式地称作认知性的辞格。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只是以这些辞格名称所指的语言现象为研究的出发点，为的是利用人们对传统修辞学的熟悉程度方便地找到一个对话的基础，而绝不希望我们的研究局限在这些传统的辞格中，无论是在材料上，还是在辞格的定义上。有些学科对认知性辞格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作过一些很有价值而且很深入的研究，但是很遗憾，它们并不是语言学的。我们可以充分地利用它们的成果，但是作为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修辞学目前更需要的是自己的研究范式。由于缺乏这样的范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修辞学就其整个学科的发展而言在现代学科发展的大背景下已经山穷水尽、寸步难行。所以我们的更大目标，是想通过认知性辞格的研究，对修辞学研究范式的构建做一些尝试。我们的理想是，一旦拥有了这样的范式，往往被语法学家们嗤之以鼻的修辞学研究，便可以和语法研究一样烛幽发隐、运智铺

谋,进而成为各种研究方法包括形式化的方法都能“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的天地,并且很可能因为它在方法上对解释力量的先天追求以及它与语言外因素不可分割的联系而略胜语法研究一筹。

1. 认知性辞格分析的语义学方法

把以上一些辞格归为认知性辞格,原因是它们的经验基础都来自认知关系的改变,这一认识的重要性在于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解释性的因素。然而我们研究如果是语言学的,那么更重要的一环是概括出它们共同的语言特征,否则把它们归为一类来进行研究的语言学理由就是不充分的。进一步的目标当然是把这共同语言特征的形成与认知关系的变化联系起来,这种研究就不仅是语言学的,而且是解释性的了。

认知性辞格的语言表现首先让人想到的,是传统修辞学最为热衷的固定格式。但是单就这些格式本身,我们很难在其间发现更深一层的共同特征,足以将它们连成一个系统。然而认知性辞格既然是认知关系的改变造成的,我们的思路就会被引导到这样一个问题上:认知关系的变化进入语言就是语义的变化,即使我们一时难以发现它们是如何体现在外在的语言形式上的,语义形式的变化仍然一定是明显的;即使我们进一步发现了它们齐整的外在语言形式,它们也一定受控于语义形式的变化。所以对认知性辞格语言特征的探求首先就被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将认知关系变化导致的语义变化最为清晰地显示出来?然而语言学并没有为我们准备好一套这样的现成方法,要从这一角度切入认知性辞格的研究,研究者必须自己着手构建一套理论。

1.1 必有特征、可能特征、不可能特征

1.1.1 区别性语义特征和量限范围

现代语义学中的语义特征分析法,又称义素分析法,将一个词的意义分析为一组区别的语义特征。这种方法不认为词义是词所指对象的本质属性的完全反映,而认为某个词的词义就是该词的所指对象相对于其他对象的最低区分度,它表现为一组区别的语义特征。任何对象只要完整地具备了这组特征,就足以与其他对象区分开来,其语言表现就是可以用这个词去称呼它。如果说一个词所能指称的对象是一个集合的话,那么进入这一

集合的唯一标准就是必须具备这组特征。例如“杯子”这个词可以用来指各种各样的具体对象，它们也组成了一个杯子的集合，但不管其中哪一个，都必须具备以下的区别性特征：

/杯子/：〔+实体、+具体、+无生、+固体、+容器、+圆柱体、+盛放液体、+饮用器具〕

前三个是范畴性的特征，它取决于一个词所属的语法上的词类及次类，这里的“实体”“具体”“无生”就与“杯子”一词的名词性有关；后五个特征是经验性的特征，它们决定于这个词的词汇意义。（关于范畴性特征与经验性特征，请见本章末尾的附录《内涵特征：范畴性特征与经验性特征》）

这组语义特征还需要一些附加的信息，才能更细致地反映词语使用过程中的语义状态。首先要考虑的是语义特征的普适程度。外部世界的种种对象不可能整齐划一地拥有这组特征以等待相应的词语去与之匹配，往往会在某一些对象上这一特征表现得特别充分，或那一特征表现得特别不充分。语义特征分析是以一般情况为依据的，这就造成一组特征中往往某一特征的普适性比较强或者比较弱。例如“杯子”的语义特征中“圆柱体”的普适性就比较弱，所以杯子也可能是方形的；“饮用器具”的普适性更弱，烧杯、量杯恐怕也得承认它们是杯子。可见普适性越弱，越倾向于只为集合中的典型对象所具有，反之普适性越强，越倾向于为集合中所有的对象所具有。

对我们的研究来说另一种必须关注的附加信息是语义特征的量限范围。在使用一个词语时，通常每一个语言使用者都会对语义特征在量上的体现有一个大致的估量，例如“头发”有“长度”的语义特征，但这长度体现为多少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每一个能正确使用“头发”一词的人心目中都会有一个标准。量限也与典型性有关，我们一般以集合中最典型的对象在某一特征上量的表现为量限范围的中心，然后分别向扩大和缩小两个方向延伸，直至范围的边缘，也就是最不典型的量，而越过边缘的就是现实世界中发生的可能性接近于零的量了。

1.1.2 必有特征、可能特征和不可能特征

然而仅仅依靠语义特征分析法只能对词汇系统中一个抽象词的语义构成进行分析，并不能显示词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具体所指对象的变化而带来的实际意义的变化。如果说一组区别性的语义特征只是一个词的内涵特征（相当于一个概念的内涵），是词所指的所有对象的必有特征，那么这个词还会有它的外延特征——词所指对象的集合（相当于概念的外延）内每一个具

体的对象除了必须具备该词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内涵特征，显然还会在这个共同的标准之外具备自己独有的特征——例如有的杯子是“带盖儿”的，有的却是“带把儿”的；有的杯子是“瓷质”的，有的却是“塑料”的；有的杯子是“缺了一个口”的，有的却是“结满茶垢”的；有的是“慈禧太后用过”的，有的却是“乾隆年间烧制”的……一组必有的内涵特征只能指向一个抽象的杯子，加上这样一些以至于无穷个外延特征才能指向我们实际观察到的一只具体的杯子。

任何一个物体，只要人们称它为杯子，我们就能预测它必定具有哪些内涵特征，内涵特征是必有性的，它决定于一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杯子这类事物的一般认识；但对任何一只杯子我们都无法预测它一定会具有哪些外延特征，外延特征是可能性的，它取决于一只具体的杯子在具体环境中的实际遭遇。根据两类特征在必有性与可能性上的对立，我们将以上使用过的术语统一为两个：

必有特征——属于某个类别的对象必须具有的特征，当这一类别或类别中的对象被词语指称时，它就是词语的区别性语义特征或内涵特征，也即必有特征。任何词语的词义都是一个必有特征的集合。

可能特征——属于某个类别的对象可能具有的特征，当这一对象被词语指称时，它就是能与该词发生组合关系的语义特征（详见本章 1.3 节），即这一词语的外延特征或可能特征。

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必有特征与区别性语义特征、内涵特征可等价地替换使用，可能特征则可与外延特征等价地替换使用。由于词义在认知中的重要作用，必有特征和可能特征用于词的意义分析，它们就是词的语义特征；如果用于对事物的认知，它们就是事物的认知特征。

一个词会有哪些具体的可能特征虽不能预测，但它毕竟有一个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就是不可能特征了。“叫唤了一声”“发芽”“放进了整个西湖的水”这三个特征就不可能为“杯子”一词所具有。这样我们在必有特征和可能特征之外又有了第三个术语：

不可能特征——属于某个类别的对象不可能具有的特征，当这一类别被词语指称时，它就是不能与该词发生组合关系的语义特征（详见本章 1.3 节）。

1.1.3 性质上的和程度上的不可能特征

不可能特征是本文讨论的重点，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首先它可以分为两类：

(a) 性质上的不可能特征

“杯子”的必有特征中有“无生”一项，说明它是没有生命的物质实体，而“叫唤了一声”及“发芽”却只能在“有生”的基础上发生，语义上的不相容决定了这两个特征是“杯子”性质上的不可能特征。性质上的不可能特征在我们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它在理论上相对简单，本小节将对程度上的不可能特征做更为详尽的分析。

(b) 程度上的不可能特征和量限范围

“杯子”是“容器”，而且是“盛放液体”的，“西湖水”从性质上说可以放到一只杯子中去，但现实中不可能有一只如水库一样巨大的杯子，所以“放进进了整个西湖的水”是“杯子”在“盛放液体”这一性质特征上的、程度上的不可能特征。

由此看来，程度上不可能特征的存在应该有两个前提：第一，它在性质上必须是可能的，性质上可能了才有必要讨论程度上是否可能；第二，性质上的可能往往只在一定程度范围内才得以实现，超出了这一范围就会受到自然环境和人类生活环境中的种种条件的制约，使得发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或事实上等于零。这种能使某一性质上的可能特征事实上不可能实现的程度，它的事实表现就是我们所说的程度上的不可能特征。这也就是说，程度上的不可能特征既然性质上是可能的，就意味着它没有超出物理世界的极限，我们总能想象出一些场合来，使这些特征在这些场合中为真。“放进进了整个西湖的水”对杯子而言既然是性质上可能的，那就是说完全可以设想在我们物理世界的某种场合下人们制造出了一只巨大无比的杯子，在其中“放进进了整个西湖的水”就成为现实。但是这样体量的杯子远远超出了人类对杯子功能要求的生理极限，投入巨大精力物力去制造这样一只杯子的场合在我们的人文世界中是不可思议的、绝无出现的可能。同样，通过物理条件怎样的改变就能够凝结出“大如席”的(燕山)雪花也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这样的改变至少在地球以及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星球中是难以发生的，于是和“(杯子)放进进了整个西湖的水”一样，“(燕山雪花)大如席”也就只能是一种不可能特征了。

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图景，不仅反映了事物之间在性质上是如何相互制约的，也体现了这种性质上的相互制约通常是在何种程度也就是何种类的比例关系中实现的。如果说前者的稳定性依赖于我们对性质的可能特征的使用，后者则依赖于程度的可能特征的使用。在这个意义上，程度上不可能特征的出现和性质上的不可能特征一样，都会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关系，描画出一幅超越现实的世界图景来。

然而与性质上可能、不可能的特征相比，我们很难在程度上的可能与不可能特征之间找到一条较为明晰的分界线，因为前者取决于世界的基本规律，后者取决于世界的具体条件，其中既有来自物理的也有来自人文的。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人们的认知经验中只有一个大致的范围，我们称之为量限范围，它就是任一对象的某种性质特征在程度上被允许的大致范围，我们将用它来规定程度不可能特征的集合。

如何来确定这一边界模糊的量限范围呢？先看例句：

(1) 每分钟，都有十家影院同时散场 | 街道上着了人的火（黄亚洲《黄浦江》）

(2) 她……赶明儿打个喷嚏也得事先请示领导。（王蒙《湖光》）

“每分钟都有十家影院同时散场”“打个喷嚏也得事先请示领导”似乎也是很难发生的，但是完全可以想象出一些使它们必须发生的极端场合，而无须改变我们认知方式中事物之间发生关系时量的比例关系，所以它们都在量限范围之内，还是程度上的可能特征而不是不可能特征。

下面两个例句中相应的特征就跨越了量限范围：

(3) (他的上帝为他特制的大脚)空气锤似的把江北城市踩得砰砰直晃 | 他走路不敢太猛——不小心 | 就会撞倒迎面而来的汽车 | 撞扁迎面而来的太阳（曹剑《江北大汉》）

(4) 洪泽湖水和酸辣菜汤灌大的江北汉 | 吃黄大头山芋变高了吃玉米面变粗了的江北汉 | 筷子比江北还要宽大的肩膀（曹剑《江北大汉》）

如前所述，事物之间都是在一定的量的比例关系中发生关系的，是什么性质的事物，我们就会在心目中预估它将会形成怎样的量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对方。例(3)中“大脚”以“踩”的方式作用于“江北城市”必定会对后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可“砰砰直晃”的影响程度却远远超过了通常认知经验中人的肢体对大地以及建筑在大地上的整个城市所能产生影响的极限。虽然“踩”意味着性质上的可能，“砰砰直晃”却体现了程度上的不可能，把它加在“江北城市”上势必就改变了我们预期中的认知图景。而“撞倒迎面而来的汽车”特别是“撞扁迎面而来的太阳”改变的力度更大。例(4)中“肩膀”比“江北还要宽大”的程度特征，也从根本上颠覆了通常认知经验中人的身体一部

分与广袤的“江北”地区在空间面积上的比例关系。它作为不可能特征与“白发三千丈”性质是相同的，都在极言数量之大。但既是比例关系，就会有参照，这两例的差别就在于后者中作为比例参照的对象隐含着，前者则只有在参照对象“江北”出现的情况下，“宽大”的不可能性才显露了出来。

量的比例关系还会体现在不同对象对同一种特征的占有程度上。不同类的事物可以拥有相同的特征，但特征的表现程度却往往会有明显的差异。很可能对某一对象来说这种特征在量限范围内，是可能特征；对另一对象而言则跨越量限范围成了不可能特征。改变这种程度上的比例关系就会导致不同类别事物间差异的消除，从另一角度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图景。例如人和狮子都可以具有“疯跑”“狂跳”的特征，但狮子在这些特征上的表现有人不可企及的强烈程度，如果想象一个人真的和狮子一模一样地“疯跑”“狂跳”，人和狮子间这一点上的差异也就没有了：

(5) 我像发情的雄狮子一样在宁静的大街上一边疯跑，一边狂跳。

(刘毅然《摇滚青年》)

因而狮子的这些程度上的可能特征就是人的程度上的不可能特征，把这样的特征强加给某个人，势必会改变我们对这个人的认知。简单地说，我们不会认为这是一个现实世界中可能存在的人。

又如：

(6) 她的脸色蜡黄泛青像一条腌过的酸黄瓜。(北村《构思》)

人的脸色可以“蜡黄泛青”(似乎已经有了一定的夸张)，但如若真的达到了“腌过的酸黄瓜”的程度，恐怕只有在青面獠牙的妖魔鬼怪的世界中才能找到。可以与下面的语例进行对比——

(7) 今晚的月亮和黄昏的太阳一样圆。

月亮和太阳不仅能共有“圆”的特征，而且在“圆”的特征上没有程度的差异，因而想象月亮与太阳一样圆并不会改变我们对月亮的认知。可以说“圆”既是月亮的又是太阳的程度上的可能特征。

以上实际讨论了程度不可能特征的两类情况，前一种如“撞倒迎面而来的汽车”，语言中并不存在一个与其词语形式相同的可能特征，后一种则如“(我)一边疯跑，一边狂跳”，语言中一定存在一个与其词语形式相同的可能特征——用于“我”时对“我”是不可能特征，用于“发情的雄狮子”时对狮子